宋史

百三十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七　宋史四百六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宦者三

李祥　陳衍　馮世寧

李繼和　高居簡　程昉

蘇利涉　雷允恭　閻文應

任守忠　童貫附方臘　梁師成

楊戩

李祥開封人爲入內黃門資驍鋭善騎射用材武中

選授涇原儀渭同巡檢從景思立于河㘩功遷內殿
崇班為河州駐泊兵馬都監從郭逵討交阯駐富民
江賊兵大至與涇原將姚兕力戰敗之遷皇城使鎮
戎軍沿邊都巡檢使從劉昌祚征靈武議功加沂州
團練使或言所部兵失亡多降簡州刺史權熙河蘭
會路都監總岷州兵夏人攻蘭州祥赴援保險待變
數日虜徹圍去復團練使進階州防禦使從种誼襲
鬼章有功升兵馬都鈐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慶
使內侍押班卒
陳衍開封人以內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

簡薦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內東門司宣仁山陵為按行使俄以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為真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方力詆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日怙寵驕肆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御服為之賜珠結託詞臣儲祥為之賜膳蓋指呂大防蘇軾也衍坐貶監郴州酒稅務惟簡以援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皆得罪已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惇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結衍輩以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在宣仁后閤自郴州召之使實其說士良

字三百十个

至但言宣仁彌留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鍛鍊無所得安惇蔡京乃奏衍蹤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詔處死令廣西轉運使程節涖其刑

馮世寧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入內押班揚國公主寢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寧執言不可帝雖徼忤卒為之改容再遷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至副都知崇寧新官名世寧首知入內內侍省事禁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定令自他途

出蓋不欲使知宮省曲折也徽宗嘗歎進感德軍留後政和初以内客省使彰化軍留後致仕世寧出入禁闥六十年循謹無過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恭節

李繼和開封人以父任為内侍黄門慶曆中為河北西路承受保州兵叛塞城門距守官軍重圍之不得入繼和獨上南關門密呼所結内應者諭以禍福衆言侯李昭亮至即斬關自歸已而果然賊平遷兩秩王則反貝州為城下走馬承受沙苑闕馬詔秦州置場以券市之繼和領職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擾

舊制內侍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勘至是乃令以勞進官者無拘於年環州弓箭手歲時給酒州將不與衆諠訴至闔府門不敢出繼和步入衆中譬曉之曰汝曹為一杯酒遂喪軀命乎衆悟散去事聞擢帶御器械累遷宣慶使文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卒子從善援例求贈官神宗曰此弊事也繼和無軍功何必贈自是為定制云

高居簡字仲略世本番禺人以父任為入內黃門護作溫成原廟奉神物以精辨稱超轉殿頭領後苑事坐奉使梓夔路多占驛兵降高品歷領龍圖天章寶

文閣內東門司幹當御藥院神宗即位御史張唐英言其資性憸巧善迎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其久處近職罪惡已多祖宗舊制幹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陛下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況居簡頃在先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及陛下繼統乃復先自結納使寵信之恩過於先帝顧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於是罷為供備庫使稍遷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以文思使領忠州刺史卒贈輝州觀察使居簡聞外廷議論必以入告省中目為高直奏仁宗時嘗使南海遇廣州火救者不力居簡督衆護

四百字

軍資甲仗二庫賴以獲全事聞詔褒之
程昉開封人以小黃門積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熙寧
初為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彊釃二股河導之使東
為鋸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北
流與御河合為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澱昉以開
浚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于洺州兼外都
水丞詔相度興脩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之
因跳塘水溉深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
州二百里塞孟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于真定之
中渡又自衛州王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

遷達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御史盛陶言昉挾第五埽之功專為已力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所開共城河預廢人戶水磑又無成功又議開沁河因察訪官按行始知不便漳河滹沱之役水占邢洺趙深祁五州之田王廣廉孔嗣宗錢勰趙子幾皆嘗論其姦欺之狀則多置撻口指決河所侵便為淤田其事擁之盛則舉官廢吏惟其所欲悖慢豪横則受聖旨者三受提點刑獄司牒者十二故有違拒小人誤當賞擢驕暴自肆願遣官代還仍行究治神宗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故加任使令開漳河用工七百萬

滹沱八九百萬已議體量矣始安石欲興水利縣用昉昉挾安石勢而慢韓琦後安石覺其虛誕亦疎之以憂死贈輝州觀察使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

蘇利涉字公濟祖保遷自廣州以閹人從劉鋹入朝利涉初為入內內品慶曆中衛士之變以護衛有勞賞激加等英宗為皇子利涉給事東宮及即位遷東頭供奉官欲以為潁王府都監力辭幹當御藥院遷供備庫使帝不豫侍醫藥最勤言輒流涕及帝崩乞與醫官同貶三上表待罪不許神宗即位授達州刺史歷內侍押班副都知轉海州團練使遷韶院火營

救甚力賜襲衣金帶卒年六十四贈奉國軍節度使
謚曰勤僖利涉嘗斡當皇城司循故事廂卒邏報不
皆以聞後石得一代之事無巨細悉以奏往往有緣
飛語受禍者人始以利涉為賢
雷允恭開封人初為黃門頗慧黠稍遷入內殿頭給
事東宮周懷政僞為天書允恭豫發其事懷政死擢
內殿崇班遷承制再遷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
內侍省押班章獻后初臨政丁謂潛結允恭凡機密
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勢橫中外山陵事起允恭
請效力陵上章獻后曰吾慮汝有妄動恐為汝累也

乃以為山陵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為
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
恭曰何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爾允恭曰上無
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
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
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横人不敢違即
改穿上穴入白其事章獻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
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惜不可章獻后意不然曰
出與山陵使議可否時丁謂為山陵使允恭具道所
以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

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竟以是并坐盜金寶
賜死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謂尋竄海上
閻文應開封人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
初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
趙稹晏殊錢惟演皆章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
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
由是并夷簡罷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為中詗久之
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怨后及再相楊尚二美人方
寵尚美人於仁宗前有語侵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
宗自起救之誤中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

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怨力主廢事因奏仁宗出諫官竟廢后為淨妃以所居宮名瑤華皆文應為夷簡内應也郭后既廢楊尚二美人益寵專夕仁宗體為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為言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強應曰諾文應即以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宮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既而仁宗復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是文應

為之也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罪請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為秦州鈐轄改鄆州士良罷御樂院為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為后宋綬不可王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為后邪仁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為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後徙相州鈐轄卒贈邠州觀察使

任守忠字稷臣蔭入內黃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
藥院坐事廢久之復故官稍遷上御藥供奉初章獻
后聽政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
仁宗親政出為黃州都監又謫監英州酒稅稍遷潭
州都監徙合流鎮西鄙用兵又為秦鳳涇原路駐泊
都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內侍押班出為定州鈐轄
加內侍副都知累遷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為入內都
知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忠居中建議欲援立昏
弱以徼大利及英宗即位拜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守
忠又語言誕妄交亂兩宮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論守

忠離間之罪為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英
宗猶未行宰相韓琦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脩已
簽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遂坐政
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度副使
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
緩則中變也守忠父被寵幸用事于中人不敢言其
過及貶中外快之父之起為左武衛將軍致仕卒年
七十九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即善策人
主微指先事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貫以供奉

官主之始與蔡京游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
唐因言貫嘗十使陝右審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
為最悉力薦之合兵十萬命王厚專閫寄而貫用李
憲故事監其軍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
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鞾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
師竟出復四州擢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內侍寄資
轉兩使自茲始未幾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
制置使累遷武康軍節度使討溪哥臧征復積石軍
洮州加檢校司空頗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捷取中
旨不復關朝廷寖咈京意除開府儀同三司京曰使

相豈應授宦官不奉詔政和元年進檢校太尉使契
丹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
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國策之善者也使還益展奮廟
謨兵柄皆屬焉遂請進築夏國横山以太尉為陝西
河東河北宣撫使俄開府儀同三司簽書樞密院河
西北兩房不三歲領院事更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
南東道劒南東川等九鎮太傅涇國公時人稱蔡京
為公相因稱貫為媪相將秦晉鋭師深入河隴薄于
蕭關古骨龍謂可制夏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
法不可貫逼之曰君在京師時親授命於王所自言

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將既死諸軍恟懼貫隱其敗以捷聞百官入賀皆切齒然莫敢言關右既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遼人進誓表納款使至授以誓詔辭不取貫彊館伴使固與之還及境棄諸道上舊制熟羌不授漢官貫啟引拔之有至節度使者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隸他籍軍政盡壞政和元年副鄭允中使于遼得燕人馬植歸薦諸朝遂造平燕之謀選健將勁卒刻日發命會方臘起睦州勢甚張改江浙淮南宣撫使即以所聚兵帥諸將討平之

方臘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縣堨村託左道以惑衆
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
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益得憑藉以自信縣
境梓桐幫源諸峒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
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時吳中困於朱勔花
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
宣和二年十月起為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
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胄
唯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訹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
良民為兵人安於太平不識兵革聞金鼓聲即斂手

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破殺將官蔡遵于息坑十一月陷青溪十二月陷睦歙二州南陷衢殺郡守彭汝方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計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燄日熾蘭溪靈山賊朱言吳邦剡縣仇道人仙居呂師囊方巖山陳十四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合黨應之東南大震發運使陳亨伯請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

徽宗始大驚亟遣童貫譚稹為宣撫制置使率禁旅
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以東且諭貫使作詔罷應奉
局三年正月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
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築京
觀五賊還據杭二月貫稹前鋒至青州堰水陸並進
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諸將劉延慶王禀王
渙楊惟忠辛興宗相繼至盡復所失城四月生擒臘
及妻邵子亳二太子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梓桐
石穴中殺賊七萬四年三月餘黨悉平進貫太師徙國
楚臘之起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

女自賊峒逃出倮而縊於林中者由湯巖榴嶺八十五里間九村山谷相望王師自出至凱旋四百五十日臘雖平而北伐之役遂起既而以復燕山功詔解節鉞為貞三公加封徐豫兩國越兩月命致仕而代以譚稹明年復起領樞密院宣撫河北燕山宣和七年詔用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本邦疏王爵遂封廣陽郡王是年粘罕南侵貫在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往聘以嘗金金人以納張覺為責且遣使告興兵貫厚禮之謂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勸貫速割兩河以謝貫氣褫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

純詒之曰金人渝盟王當令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之而去是棄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手奈河北乎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貫置師何爲孝純拊掌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貫奔入都欽宗已受禪下詔親征以貫爲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貫在西邊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環列第舍至是擁之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慟貫唯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於是諫官御史與國

人議者蠭起初貶左衛上將軍連謫昭化軍節度副
使竄之英州吉陽軍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
御史張徵迹其所至蓓斬之及於南雄既誅函首赴
闕梟于都市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
於御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劭往察劭一動一息貫
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劭反得罪逐死貫
狀魁梧偉觀視頋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
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内左右
婦寺譽言日聞寵煽翕赫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
弼多出其門厮養僕圉官諸使者至數百輩窮姦稔

禍流毒四海雖葅醢不償責也
梁師成字守道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初隸賈詳書藝
局詳死得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道上旨政
和間得君貴幸至竄名進士籍中積遷晉州觀察使
興德軍留後建明堂為都監既成拜節度使加中太
一神霄宮使歷護國鎮東河東三節度至檢校太傅
遂拜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換節淮南時中外泰寧徽
宗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
隸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
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

不能文而高自標牓自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儁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黙污多寘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黼造伐燕議師成始猶依違卒乃贊決又薦譚稹為宣撫燕山平策勲進少保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囁嚅升降其小

吏儲宏亦豫科甲而孰廝養之役如初李彥括民田
於京東西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
於帝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
豈足為過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
鷙遇間即發家居與黼鄰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已
怒朱勔又以應奉與黼軋因乘隙攻之帝罷黼相師
成由是益絀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能力
保護欽宗立貶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
師於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炳指之為
李輔國且言宦官表裏相應變恐不測東復論其有

異志擬定策功當正典刑帝迫於公議猶未誦言遂之師成疑之寢食不離帝所雖奏廁亦侍於外久未有以發會鄭望之使金營還帝命師成及望之以宣和殿珠玉器玩復往先令望之詣中書諭宰相至則留之始詔暴其罪責為彰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吏護至貶所行次八角鎮縊殺之以暴死聞籍其家

楊戩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寵知入内内侍省立明堂鑄鼎鼐起大晟府龍德宮皆為提舉政和四年拜彰化軍節度使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埒歷鎮安清海

鎮東三鎮由檢校少保至太傅遂謀撼東宮有胥吏
杜公才者獻策于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
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
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隄棄堰荒山退灘
及大河洮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
復不可蠲號為西城所築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
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立租算船納直犯者盜
執之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
税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宣和三年戩死贈太
師吳國公而李彥繼其職彥天資很愎密與王黼表

四百令八字

襄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
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為
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威刑
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
均諸別州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寄任輝彥
李士渙王滸毛孝立王隨江惇呂坯錢棫宋憲皆助
彥為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忿痛前執政冠帶操笏迎
謁馬首獻媚花朝夕造請賓客徑趨謁舍不敢對之
上馬而彥處之自如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凡竹數
竿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其數無極皆責辦於民經

時閲月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頼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為取竹誣刋蘇軾詩文于石為十惡朝廷察其捃摭亦令勒停當時謂朱勔結怨于東南李彥結怨於西北靖康初詔追戮所贈官爵彥削官賜死籍其家劉寄以下十人皆停廢復范寥官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七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八　宋史四百六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宦者四

邵成章　藍珪附康履　馮益　張去爲

陳源　甘昪　王德謙　關禮

董宋臣

邵成章欽宗朝內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稱制行事太子北去成章留于汴康王將即位元祐太后遣成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

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群盜起山東黄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眞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且申潛善等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成章緣上書得罪今是何時以言為諱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于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

監珪康覆初皆為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嘗
從康王使金人行營及開元帥府並主管機宜文字
朝廷遣人趣師入援覆等請王留相州王叱之而行
既即位二人俱恃恩用事覆尤妄作威福大將如劉
光世等多曲意事之帝知之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
相見違者停官編隸覆終無所忌憚與內侍曾擇凌
忽諸將或踞坐洗足立諸將於左右聲喏甚至馬前
故疾之者衆儀還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帝在揚
州金兵卒至帝馳馬出門百官不戒備從行者惟覆
等五六人自是覆等益自銜愈有輕外朝心及幸浙

道吳江其黨競以射鴨為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遍道統制苗傅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至此猶敢爾邪傅幕客王世脩亦疾中官恣橫以告武功大夫劉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王淵躐樞筦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決伏兵斬淵遣兵圍覆家分捕中官凡無須者皆殺之覆馳入白帝傳等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主者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交康履得樞密中官在外者已誅更乞康履藍珪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不忍除傳等官以安之傳等曰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

侍何必至此帝問百官策安出主管浙西機宜文字
時希孟曰中官之為患至此極矣不除之天下之患
未已軍罷監葉宗諤言陛下何惜一康履不以慰三
軍帝不得已遣人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
臣遂以付傳即腰斬之梟其首帝幸睿聖宮傳等留
内侍十五人奉左右尋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
州行一程追還斬之傳等誅贈履官謚榮節召珪等
還中書舍人季陵言中官復召其黨與相賀氣燄益
張中外切齒不報珪至自武功大夫擢内侍省押班
慈寧宮建命提點事務尋升内侍省都知及迎太后

命充都大主管太后既還宮珪奏應干補授恩乞聽慈寧宮施行從之珪初與稷同進而驕橫不及稷故幸以壽終有安石者與珪同姓為内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贈保寧軍節度使謚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謚自安石始又有與稷同姓者名諝為内侍省押班亦親幸用事與知閤門事藍公佐善每邀公佐至其直舍必縱飲大醉溥莫乃歸嘗漏泄禁中語劉光遠被劾諝與内侍陳永錫受其金力為營救言官劾之帝詔永錫與祠諝送吏部後累官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謚忠定

馮益康王邸舊人也王即位自入內東頭供奉官遷至幹辦御樂院尋兼幹辦皇城司恃舊恩驕恣帝幸浙東益與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于帝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于內侍覆轍不可不戒事乃已紹興三年授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時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詔皇城司並隸臺察益言非祖宗舊制帝為追寢前詔特遷宣政使益自言藩邸舊吏乞加恩遂升明州觀察使內廄舊有騏驥院官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侍御史沈與求以為言趙鼎等皆

患之會劉豫揭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以釋謗帝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職加罰帝喜曰闔益交關外事漸不可長與祠故歸浚意未息鼎解之益自是家居廬祠者十四年先是偽柔福帝姬之來自稱為王貴妃李女益自言嘗在貴妃閤帝遣之驗視益為所詐遂以眞告及事覺益坐驗視不實送昭州編管尋以與皇太后連姻得免十九年卒于家

張去為內侍張見道養子也初為當太后宅提點官累遷至安德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又遷內侍省押班

時見道為入內內侍省押班父子並充景福殿使去
為寖有寵請以一官回授見道帝嘉而許之其後見
道以保康軍承宣使致仕而去為與秦檜王繼先俱
用事升延福宮使累遷至入內內侍省都知恃恩干
外朝謀議金兵將至遣使來出慢言以相懼去為陰
沮用兵進幸蜀之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帝悟而止
侍御史杜莘老乞斬去為以作士氣先是去為取御
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駭之莘老復劾其
罪帝不得已令去為致仕莘老亦出補外及內禪詔
落致仕提舉德壽宮行移如內侍省仍鑄印賜之脩

宮有勞又特遷安慶軍承宣使祔安恭后入宮去為
實進之后崩上皇又遣去為傳旨立謝貴妃為后故
亦貴重然至死不復涉朝廷事
陳源淳熙中提舉德壽宮頗有寵俄帶浙西副總管
給事中趙汝愚言內侍不當干軍政遂罷源恃恩顓
恣本宮書史徐彥通者為源掌家務不數歲官至經
武大夫甄士昌源廝役也工理髮奏補承信郎又補
臨安府都吏李庚以官使之窺伺府事孝宗聞而惡
之十年春詔源應奉日久特落階官與京祠給事中
宇文价封還錄黃改外祠臺官黃洽等又劾之乃謫

源建州居住籍其貲進德壽宮彥通除名道州編管
士昌庚皆抵罪言者猶未已移源郴州源有園名小
隱其制視禁籞有加高宗以賜王才人光宗即位復
召還紹熙四年自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除入內內
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宮源與內侍楊舜卿林
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即位命三人俱事光宗于泰安
宮御史章穎論其離間君親乞行誅竄以慰壽皇在
天之靈詔罷源等官源撫州億年常州居住舜卿任
便居住慶元二年以生皇子恩源億年許自便舜卿
與內祠給事中汪義端駁之乃移源婺州億年湖州

義端再駁舜卿內祠反坐外補其後源等卒聽自便億年養娼女以別業源在貶所與妓濫俱以淫媟聞人疑其非宦者云

甘昪內侍省押班澤之子澤之死昪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帝頗親昪昪以此用事臨安尹胡與可為小官時丐貸於臨安富民馬氏不如欲銜之至是馬以鬻官鹽踰格繫獄與可諷有司以私鹽論御史陳升卿決獄平反之昪之子婦與可女也乃陰為與可地譖升卿于帝前謂為豪民馬請事所得至萬緡上疑遂論罪馬訴嚴州升卿由是罷去時曾覿以使弼領

京祠王扑以知閤門兼樞密都承旨昇為入內押班相與盤結士大夫無耻者爭附之既而覲死扑逐獨昇在朱熹力言之帝曰昇乃德壽宮所薦謂有才耳熹曰姦人無才何以動人主昇用事二十年招權市賄黃由對策亦頗及之後帝察其姦遂抵之罪籍其貲竟以廢死弟昺淳熙末幹辦內東門司帶御器械光宗朝累遷至親衛大夫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慶元初為內侍省都知帝過壽康宮昺有力焉遷官二秩頗貴寵

王德謙初為嘉邸都監頗親幸孝宗大漸光宗以疾

久不朝重華宮黃由時為王府贊讀奏請嘉王詣重華宮問疾既得旨德謙固請覆奏王斥之遂行孝宗崩王在喪次中外洶洶王以告直講彭龜年龜年以為建儲則人心安須白中宮乃可即諭德謙奏之皇太后德謙不敢強之既而無報王即位德謙累遷昭慶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賜居第驕恣踰法服食擬乘輿出入或以導駕燈籠自奉為人求官贓以巨萬計泄其事者禍立至故外朝多附之中書舍人吳宗旦事之尤謹夜則易服造謁德謙求為節度使先薦宗旦為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將使草麻宗旦先備草

示之引天寶同光為比德謙喜制出參政何澹不肯
署諫議大夫劉德秀率臺諫論列宰相京鏜復以為
言命遂寢韓侂胄與德謙爭用事德謙屢以計勝侂
胄擠之詔與外祠臺諫又交章論駁侍御史姚愈言
吳宗旦嘗草德謙制遂罷其官愈又率同列力攻德
謙詔送廣德軍居住尋以臨安尹劾其贓濫僭擬詔
降團練使移居撫州他事勿問中書舍人高文虎請
改為安置臺諫復言其姦詭乞自今不以赦移雖特
旨亦許執奏帝用其言德謙遂坐竄斥以死
關禮高宗朝官者淳熙末積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

承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又有念欲退閑語丞相留正懼納祿去人心愈搖汝愚遣戚里韓侂胄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之議奏太皇太后曰此豈可易言明日汝愚再遣侂胄附宗尹以奏未獲命而侂胄退與禮遇禮知其意問之侂胄不以告禮指天自誓不言侂胄遂白其事禮即入宮泣告太后以時事可憂之狀且曰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耳今欲定大計而無太皇太后之命亦將去矣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也事體與他人異

禮曰知院未去恃有太后耳今有請不許計無所出亦惟有去而已知院去天下將若何太后悟遂命禮傳旨佽胄以諭汝愚約明日太后垂簾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禫祭汝愚即簾前進呈御批太后遂命王即皇帝位尋除禮入內內侍省都知又差兼重華慈福宮承受充提舉皇城司遷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董宋臣理宗朝宦者淳祐中以睿思殿祗候特轉橫行官寶祐三年兼幹辦佑聖觀侍御史洪天錫劾之

不報天錫坐左遷大理少卿開慶初大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宋臣又不報景定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除入内内侍省押班尋兼主管太廟往來國信所同提點内軍器庫翰林院編修敕令所都大提舉諸司提點顯應觀主管景獻太子府事會天祥以著作佐郎兼獻景府教授義不與宋臣聯事上書求去天祥出知瑞州言者論宋臣不置帝曲為諭解庇之祕書少監湯漢上封事亦言宋臣十餘年來聲焰熏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至結兇渠以致大禍中外惶惑切齒

而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為之和解此過計也顧收還押班等除命不勝宗社之幸疏入帝亦不之省六月命主管御前馬院及酒庫既卒帝猶命特轉節度使其見寵愛如此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八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九　宋史四百七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佞幸

弭德超　侯莫陳利用　趙贊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覿龍大淵附

張說　王抃　姜特立譙熙載附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亦有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

機為患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隳城以求狐灌社以熏鼠亦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倖幸所不免也太宗有弭德超趙贊孝宗有曾覿龍大淵二君固不可謂非剛明之主也作倖幸傳

弭德超滄州清池人李符李琪薦之給事太宗晉邸太宗即位補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遷酒坊使杭州兵馬都監又為鎮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念邊戍勞苦月賜士卒銀謂之月頭銀德超秉間以急變聞於太宗曰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餓死矣又

巧誣彬他事上頗疑之出彬爲天平軍節度以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德超爲宣徽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德超譖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爲副使又與柴禹錫與德超官同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視事月餘稱病請告居常怏怏一日詬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我上更令我效汝輩所爲我實恥之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守執爲汝輩所眩惑顯告之太宗怒命膳部郎中知雜滕中正就第鞫德超具伏下詔奪官職與其家配隸瓊州禁錮未幾死

侯莫陳利用益州成都人幼得變幻之術太平興國初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宗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累遷崇儀副使雍熙二年改右監門衛將軍領應州刺史三年諸將北征以利用與王侁並為并州駐泊都監擢單州刺史四年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橫恣無復畏憚其居處服玩皆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會趙普再入中書廉知殺人及諸不法盡奏之太宗遣近臣案得姦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遂下

詔除名配商州禁錮初籍其家俄詔還之趙普恐其復用因殿中丞竇諲嘗監鄭州榷酤知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帶用紅黃羅袋澶州黃河清鄭州用為詩題試舉人利用判試狀言甚不遜召諲至中書詰實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副使宋沆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怒令中使臠殺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出濘換馬比追及之已為前使誅矣

趙贊并州人性險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為軍小吏與都校不協因誣譖中謀叛劉繼元屠之無遺類稍署

贊右職太原平隸三司為走吏又許本司補殿直太
宗頗任之遷供奉官閤門祗候提舉京西陝西數州
錢帛發擿甚衆又自乞捕盜至求與得兵士盜錢二
百欲磔諸市知府張齊賢奪而釋之太宗命御史臺
按問停贊官數月復令專鈎校三司簿令贊自選吏
十數人為耳目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白之
太宗以為忠無他腸中外益畏其口會改三司官屬
以贊為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時又有鄭昌嗣者
宣州人亦起三司役吏稍遷侍禁奉使西川回奏在
官不治者數十人太宗嘉其直會市物吏因緣為姦

列肆屢謁開封訴之乃置雜買務使昌嗣監之昌嗣
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贇親比相表裏累遷
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聯事由是益
橫恣所為皆不法太宗頗知之以問左右皆畏二人
無敢言其惡至道元年上元節京城張燈太宗以上
清宮成臨幸贇與昌嗣邀其黨數人携妓樂登宮中
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宦者不能止以其事聞太
宗大怒并摭諸事下詔奪贇官許携家配隸房州禁
錮即日驛遣之昌嗣黜唐州團練副使不署事既數
日並賜死於路太宗謂侍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荊

棘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别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參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之前世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小人為自安計如賛昌嗣之類奔走賤吏不足言也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初名甫後以同東漢宦官賜名黼為人美風姿目睛如金有口辯才踈雋而寡學術然多智善佞中崇寧進士第調相州司理參軍編脩九域圖志何志同領局喜其人為父執中言之薦擢校書郎遷符寳郎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寖失

帝意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己除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至是財兩歲黼因執中進迺欲去執中使京顛國逐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怒徙為戶部尚書大農方之將以邦用不給為之罪既而諸班禁旅賚犒不如期詣左藏鼓譟黼聞之即諸軍揭大榜期以某月某日衆讀榜皆散京計不行還為學士進承旨遭父憂閱五月起復宣和殿學士賜第昭德坊故門下侍郎許將宅在左黼父事梁

師成稱為恩府先生倚其聲焰逼許氏奪之白晝逐將家道路憤歎復為承旨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别賜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罷方田毁辟雍醫筭學併㑹要六典諸局汰省吏減遥郡使横班官奉入之半茶鹽鈔法不復比較富户科抑一切蠲除之四方翕然稱賢相既得位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誘奪徽猷閣待制鄧之綱妾反以罪竄之綱嶺南加少

保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
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
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
家御史陳過庭乞盡罷以御前使喚爲名冗官京西
轉運使張汝霖請罷進西路花果帝既納黼復露章
劾之兩人皆徙遠郡睦寇方臘起黼方文太平不以
告蔓延彌月遂攻破六郡帝遣童貫督秦甲十萬始
平之猶以功轉少傅又進少師貫之行也帝全付以
東南一事謂之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
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

董耘作手詔若罪己然且有罷應奉局之令吳民大悅貫平賊歸黼言於帝曰臘之起由茶鹽法也而貫入姦言歸過陛下帝怒貫謀起蔡京以間黼黼懼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真共圖燕大臣多不以為可黼曰南北雖通好百年然自累朝以來彼之慢我者多矣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弗取女真必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雖向其言然以兵屬貫命以保民觀釁為上策黼復折簡通誠於貫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時帝方以睦寇故悔其事及黼一言遂復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

關之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
緡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以
賜優進太傅封楚國公許服紫花袍騶從儀物幾與
親王等黼議上尊號帝曰此神宗皇帝所不敢受者
也却弗許始遼使至率迂其驛程燕犒不示以華侈
及黼務於欲速令女真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
其居輒陳尚方錦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由是女真
益生心身為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親為俳優鄙
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宫惡其所為鄆王楷
有寵黼為陰畫奪宗之策皇孫諶為節度使崇國公

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諭指使草代東宮辭甚官奏竟奪之蓋欲以是撼搖東宮帝待遇之厚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爲書亭堂牓九有玉芝產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還宮黼眷頓熄尋命致仕欽宗受禪黼惶駭入賀閤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山方挾宿怨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輔固村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議者不以誅黼爲

遇而以天討不正爲失刑云

朱勔蘇州人父沖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庸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近輻湊家遂富因循聘園圃結游客致往來稱譽始蔡京居錢塘過蘇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沖不可京以屬郡守郡守呼沖見京京語故沖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召還挾勔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竄置軍籍中皆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勔

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極盛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宮艮嶽成竒卉異植充牣其中勔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安道王仲閎等濟其惡竭縣官經常以為本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

異共指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斸山輦石程督峭慘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拆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轢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濟卒四指揮盡給輓士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頗抑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擾乃禁用糧綱船戒伐冢藏毀室廬毋得加黃封帕蒙人園囿花石凡十餘事聽勔與蔡攸等

六人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勔小戢既而寖甚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買賜予已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後通刺詣勔主趙霖建三十六浦牐興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勔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徽州盧宗原竭庫錢遺之引為發運使公肆掊克園池擬禁籞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子汝賢等召呼鄉州官寮頤指目擩皆

奔走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勔為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黜勔父子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勔復得志聲焰熏灼衺人穢夫候門奴事自直祕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歷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為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

歸田里凡由勳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
萬畝言者不已竄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即所
至斬之
王繼先開封人姦黠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寖
貴寵世號王醫師至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尋
以覃恩改授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
先以雜流易前班則自此轉行無礙深恐將帥解體
帝曰朕頃冒海氣繼先診視有奇效可特書讀直柔
再駁命乃寢既而特授榮州防禦使太后有疾繼先
診視有勞特補其子悅道為閤門祇候尋命繼先主

管翰林醫官局力辭是時繼先用事中外切齒乃陽
乞致仕以避人言詔遷秩二等許回授俄除右武大
夫華州觀察使詔餘人毋得援例吳貴妃進封推恩
遷奉寧軍承宣使特封其妻郭氏為郡夫人繼先遭
遇冠絕人臣諸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其權勢與
秦檜埒檜使其夫人詣之叙拜兄弟表裏引援遷昭
慶軍承宣使又欲得節鉞使其徒張孝直等校本草
以獻給事中楊椿沮之計不行繼先富埒王室子弟
通朝籍總戎寄姻戚黨與盤據要途數十年間無能
搖之者金兵將至劉錡請為戰備繼先乃言新進主

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二人和好復固帝不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略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宫奪良家婦女為侍妾鎮江有娼妙於歌舞矯御前索之淵聖成喪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金使來曰輦重寶之吳興為避走計陰養惡少私置兵甲受富民金薦為閤職州縣大獄以賂解免誣姊姦淫加之黥隸又於諸處佛寺建立生祠凡名山大刹所有太半入其家此特舉其大者其餘擢髮未足數也奏入詔繼先福州居住其子安道武泰軍承宣

使守道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悅道朝奉郎直秘閣孫
錡承議郎直秘閣並勒停放還良家子為奴婢者凡
百餘人籍其貲以千萬計鬻其田園及金銀並隸御
前激賞庫其海舟付李寶天下稱快方繼先之怙寵
奸法帝亦知之故晚年以公議廢之遂不復起孝
宗即位詔任便居住毋至行在淳熙八年卒
曾覿字純甫其先汴人也用父任補官紹興三十年
以寄班祗候與龍大淵同為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
大淵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而覿自武翼郎
除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入對首言

二人潛邸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度又因進故事論京房石顯事大淵遂除知閤門事而覿除權知閤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何面目尚為諫官乞賜貶黜中書舍人張震繳其命至再出知紹興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論二人市權既而給舍金安節周必大再封還録黄時張燾新拜參政亦欲以大淵覿決去就力言之帝不納燾辭去遂以內祠兼侍讀劉度奪言職權工部侍郎而二人仍知閤門事必大格除目不下尋與祠二人除命亦寢未幾卒以大淵為宜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覿文州刺史權知閤門曾兼皇

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劉度出知建寧府尋放罷群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侍御史周操章十五上不報自是覿與大淵勢張甚士大夫之寡恥者潛附麗之帝嘗令大淵撫慰兩淮將士侍御史王十朋言大淵銜命撫師非出朝廷論選之公有輕國體時又有內侍押班梁珂者三人表裏用事及珂以罪出右正言龔茂良入對首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陛下罷行一政事進退一人才必掠美自歸謂為己力或時有少過昌言於外謂嘗爭之而不見聽群臣章疏留中未出間得窺見出以語人有司條陳利害示以副封

公然可否若夫交通賄賂干求差遣特其小者耳顛
特出威斷並行罷去先是江浙大水詔侍從臺諫陳
闕政著作郎劉夙上封事曰陛下與覿大淵輩觴詠
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
守裁僥倖當自宮掖近侍始茂良時為監察御史亦
言水至陰其占為女寵為嬖倖為小人蓋專指左右
近習也帝諭以二人皆潛邸舊人非近習比且俱有
文學敢諫諍杜門不出不預外事宜退而訪問茂良
再上疏言德宗不知盧杞之姦邪此其所以姦邪也
大淵覿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特陛下未之覺耳疏

入不報茂良待罪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出知建寧
府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邁
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告俊卿即
以語宰相葉顒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邁語質之帝前
帝怒即出二人於外於是遷大淵為江東總管覿為
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覿福建乾道
四年大淵死覿尚在福建帝憐欲召之樞密劉珙奏
曰此曹奴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
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帝納珙言
命遂寢既而覿垂滿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

處之臺臣上疏論之不報太學録魏掞之亟上封事論列且見俊卿切責之掞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覿至龍山已久伺掞之去然後入國門會虞允文使蜀還與俊卿同奏覿不可留帝曰然留則累朕卒除浙東副總管未幾以墨詔進覿一官爲觀察使中書舍人繳還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帝不聽俊卿曰不爾亦須有名會汪大猷爲賀金正旦使俾覿副之比還遷一秩而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閤門吏趣朝辭覿由是怏怏而去六年夏俊卿罷政十月覿以京祠召七年立皇子覿以伴讀勞升承宣使八年姚憲爲賀金

國尊號使覿副之歸除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司四年覿欲以文資官其
子孫密遣中使至省中具使相奏補法襲茂良時以
參政行丞相事遽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法繳進
覿大怒茂良退朝覿從騎不避茂良執而撻之待罪
乞出不許戸部員外郎謝廓然忽賜出身除侍御史
廓然首論茂良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章再上鐫罷
言之不已貶英州皆覿所使也覿前雖預事未敢肆
至是責逐大臣士始側目重足矣廓然既以擅權罪
茂良從班有韓彥古者覿之姻廓然之黨遂獻議助

之使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益甚六年二月帝幸佑聖觀召宰臣史浩及覿同賜酒是歲加覿少保醴泉觀使時周必大當草制入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敬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覿始與龍大淵相朋及大淵死則與王抃甘昪相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之門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刺史知閤門事換文資為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賜三品服俄為浙西提刑寺以集英殿修撰奉內祠是二人者皆覿所進也著作郎胡晉臣因轉對極論近習怙權之害遂出知濮州

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其言尤力有曰一二近習之人蠱惑陛下心志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跡入帝怒諭令分析丞相趙雄言之事遂止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首言曾覿王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才皆以中批行之帝曰瑣細差遣或勉徇之至於近上之除此輩何敢預俊卿入辭又曰向來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八九大非朝廷美事也帝感悟覿用事二十年權震中外至於諳遂大臣卒死嶺外自是寢覺其姦嘗謂左右曰曾覿誤我不少

遂稍踈覿覿憂恚疽發于背七年三月侍帝宴于翠寒堂退爲記以進十二月卒於是凡前論覿得罪者皆録贈胡晉臣起至執政魏掞之贈直祕閣龔茂良悉還其職名恩數云

張説開封人父公裕省吏也爲和州防禦使建炎初有軍功説受父任爲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由是累遷知閤門事隆興初兼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爲都承旨加明州觀察使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時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珙恥與之同命力辭不拜命既下朝論譁然不平莫敢頌言于朝者惟左司員外

郎張栻在經筵力言之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尋
除說安遠軍節度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知袁州說
既奉祠語人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
胡為見攻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八年
二月復自安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簽書樞密院
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交章論之起居郎莫
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答詔於是命權給事
中姚憲書讀行下命翰林學士王曮草答詔未幾曮
升學士承旨憲贈出身為諫議大夫詔希呂合黨邀
名持論反覆責遠小監當衛素與說厚所言亦婉止

罷言職遷左史而濟必大皆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國子司業劉焞移書責宰相言說不當用即為言者所論出為江西轉運判官於是說勢赫然無敢攖之者九年春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二人皆予郡必大卒不出淳熙元年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侍御史范仲芑究之遂罷為太尉提舉玉隆宮諫官湯邦彥又劾其姦贓乃降為明州觀察使責居撫州三年許自便七年卒于湖州帝猶念之詔復承宣使給事中陳峴繳之乃止其子薦文州刺史嶷明州觀察使說敗薦亦貶郴州先是南丹州莫延葚表乞就宜州市

馬比橫山省三十程說在樞筦以聞樞屬有論其不
便說不聽說既貶遂罷其議說又嘗建議欲郎官卿
監通差武臣中書舍人留正以為不可遂止與右相
梁克家議使事不合克家罷去而說留其竊政權傾
大臣類如此

王抃初為國信所小吏金人求海泗唐鄧商秦地議
久不決金兵至遣抃往使許以地易歲貢為歲幣而
還乾道中積官至知閤門事帝親信之金使至議國
書禮不合抃以宰執虞允文命紿其使曰兩朝通好
自有常禮使人何得妄生事已牒知對境翌日金使

乃進書帝以爲可任遣詣荆襄點閱軍馬淳熙中兼
樞密都承旨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籍請各募三
千人已而殿司輒捕市人充軍號呼滿道軍士乘隙
掠取民財帝專以罪殿前指揮使王友直而命抃權
殿前司事時抃與曾覿甘昇相結恃恩專恣其門如
市著作郎胡晉臣嘗論近習怙權帝令執政趙雄詢
其人雄憚抃等乃令晉臣捨抃等指其位卑者數人
以對晉臣竟外補校書郎鄭鑑宗正丞袁樞因轉對
數爲帝言之帝猶未之覺也吏部侍郎趙汝愚力疏
抃罪言陛下即位之初宰相如葉顒等皆懼陛下左

右侵其權日夜與之為敵陛下察數年巳來大臣還有與陛下左右角是非者否盖其勢積至此也令將帥之權盡歸王抃矣先是抃紿金使取國書及使歸金主誅之嗣歲金使至帝以德壽宮之命為離席受國書尋悔之淳熙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遽入内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侍殿上帝不懌數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不復召淳熙十一年以福州觀察使卒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以父綬恩補承信郎淳熙中累遷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海賊姜大獠寇泉南特立

以一舟先進擒之帥臣趙汝愚薦于朝召見獻所為
詩百篇除閤門舍人命充太子宮左右春坊兼皇孫
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太子即位除知閤門
事與譙熈載皆以春坊舊人用事恃恩無所忌憚時
人謂曾龍再出留正為右相執政尚闕人特立一日
語正曰帝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就二尚書中擇
一人執政孰可者明日正論其招權納賄之狀遂奪
職與外祠帝念之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詔賜錢
二千緡為行裝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
不許正復言臣與特立勢難兩立帝答曰成命已班

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國門外帝不復召而特立亦不至寧宗受禪特立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熙載亦為平陽邸伴讀累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閤門事紹熙中卒較之特立頗廉勤熙載子令雍以恩補承信郎平陽郡王府幹辦尋充王府內知客小有才王嘗與論春秋褒貶齊宣王易牛秦穆公悔過事令雍即為三詩以獻王甚愛重之及即位除知閤門事累遷至楊州承宣使謝事拜保成軍節度使初賜居第帝親書依光二字賜之至是復書得閒知止四字以名其堂寶藏歸輦恩進檢校

少保仍轉太尉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九

列傳卷二百三十　宋史四百七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姦臣一

蔡確 吳處厚附　邢恕　呂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為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為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為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姦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為患亦鮮及

其來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閼上聽變易國是賊虐忠直屏棄善良君子在野無救禍亂有國家者正邪之辨可不愼乎作姦臣傳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為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管幹右廂公事維去而確至舊制當庭參確不肯後尹劉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王

安石薦確從為三班主簿用鄧綰薦為監察御史裏
行王韶開熙河多費公錢秦帥郭逵劾其罪詔使杜
純鞫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逵純
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
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即疏其過以賈直加
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范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
熊本按行以為非是為子淵所訟確劾本附文彥博
黜之代為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寺三司使沈括
謁宰相吳充論免役法確言括為近臣見朝廷法令
未便不公言之而私語執政意王安石既去新法可

潘源寫

搖耳括坐黜知宣州開封鞫相州民訟事連判官陳
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充充之子安持及甫
充壻也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可了遂移御史臺時
獄起皇城卒事多不讎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
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詰臺參治確煅鍊爲獄潤
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
庇有罪且詐使吏爲使者廉問囚稱寃輙苦辱之帝
頗疑其濫連遣諫官及內侍審直皆怖畏言不寃由
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
法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

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
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羮飯餅
胾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
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
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
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
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
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
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
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

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柄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顓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敘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立轉左僕射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兩姪

為列卿確風御史中丞黃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
事及臺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
畏失權又復改制也為永裕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
不宿於次在道又不扈從還又不丐去御史劉摯王
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去在熙寧元豐時寃獄苛
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
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
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己所建白公論益不容
太皇太后猶不忍即退斥元祐元年閏二月始罷為
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奪職徙安州又

徙鄧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
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合志邪謀
謂珪實懷異意賴己擁護故不得逞確奉使陵下韓
縝白發其端事寢籍籍既失勢愈怨望恕又益為徃
來造言識者以為憂未有以發也確在安陸嘗游車
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為皆涉譏
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天后事以斥
東朝語尤切害於是左諫議大夫張燾右諫議大夫
范祖禹左司諫吳安詩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
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安世等

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
耳遂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
宰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坐廉前出語救確御史李常
盛陶翟思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
礪坐封還詞命皆罷去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
京卒哲宗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中闌訴明日
詔復正議大夫二年贈太師謚曰忠懷遣中使護其
葬又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
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京與
太宰鄭居中不相能居中以憂去京懼其復用而居

中王珪壻也時渭更名楙恐京使之重理前事以沮居
中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其文立石墓前擢楙同
知樞密院事次子莊為從官弟碩贈待制諸女超進
封爵諸壻皆得官貴震當世高宗即位下詔暴群姦
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楙英州凡所與濫恩
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吳處厚者邵武人登進士第仁
宗屢喪皇嗣處厚上言臣嘗讀史記考趙氏廢興本
末當屠岸賈之難程嬰公孫杵臼盡死以全趙孤宋
有天下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宜訪其墓域建為其祠
帝覽其疏矍然即以處厚為將作丞訪得兩墓於絳

封侯立廟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
乞憐確無汲引意王珪用為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
攻事下大理處厚知安禮與珪善論亶用官燭為自
盜確密遣達意救亶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未果珪
請除處厚館職確又沮之珪為永裕山陵使辟掌牋
奏確代使出知通利軍又徙知漢陽處厚不悅元祐
中確知安州郡有靜江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
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今比郡作守猶爾邪會得
確車蓋亭詩引郝甑山事乃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
甑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

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比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
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州然
士大夫由此畏惡之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欽州別駕
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
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
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著薦于
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諭意使養
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
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官而即處館閣開奔競路
出知延陵縣縣廢不復調浮湛陝洛閒者七年復為

校書吳充用為館閣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蔡確代充相盡逐充所用人怨深居懼及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確乃進職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怨於兩人為門下客亟結納之怨亦深自附託乃為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更革自是相與如素交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桃著華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急趨出恕計不行則反宣

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為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為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且上其藁時恕方召試中書遂黜知隨州改汝襄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間道謁確於鄧緒成前惡紿司馬光子康手書持以取信會確得罪恕亦責監永州酒紹聖初擢寶文閣待制知青州

章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召為刑
部侍郎再遷吏部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恕既處
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引司馬光言北齊婁后
宣訓事誅高遵裕之子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王珪令
其兄士充來謀立雍王遵裕非之又教蔡懋上文及
甫私牘為廋詞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軌且加司
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惇使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組
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罪既而無所得乃已恕內
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嘗於經筵讀寶訓至仁宗諭輔
臣以為人君當脩舉政事則日月薄食星文變見為

不足恤恕言仁宗之旨雖合於荀卿書然自古帝王孰肯自謂不脩政事者如此則天變遂廢矣帝嘉納之數登對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薄惇屢白其短竟為惇所陷出知汝州未幾徙應天府惇復摭其曩過移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責為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當國經營湟鄯以開邊隙欲使恕立方面之勳起為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擢至龍圖閣學士恕乞築蕭關采其里人許彥圭車戰法為淺攻計又欲使熈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轉運使李復言恕所

為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
寇鎮戎欲趨渭州警奏至京師日五六京懼始徙恕
太原連徙永興潁昌真定尋奪職久之復顯謨閣待
制卒年七十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間一時賢士爭
與之交恕善為表襮致聲名而天資反覆行險冒
進為司馬光客即陷光附章惇即背惇至與三蔡為
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於禍及宗
廟建炎元年與蔡確同追貶而恕為常德軍節度副
使子居實倞居實有異材八歲為明妃引黃庭堅晁
補之張耒秦觀陳師道皆見而愛之從恕守隨作南

征賦蘇軾讀之歎曰此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卒時年十九有遺文曰呻吟集倞及恕在時為司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是時肅王使斡离不軍為所質朝廷議亦留其使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都管趙倫燕人也性猾獪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倞曰金國有余覩金吾者尚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倞以聞大臣信之即為賜余覩詔書授倫納衣領中厚與倫金帛倫獻其書粘罕粘罕大怒以聞金主報令深入攻討遂復提兵南下倞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籍停官既而[illegible]京闕失

守云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父璹習吏事為漳浦令縣處山林蔽翳間民病瘴霧蛇虎之害璹教民焚燎而耕害為衰止通判宜州儂智高入冦轉運使檄璹與兵會或勸勿行不聽將二千人躡賊後以往得首虜為多為開封府司録鞫中人史志聰役衛卒伐木事吏多為之地璹窮治之志聰以謫去終光禄卿惠卿起進士為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熈寧初安石為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

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

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
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為天章閣侍讀同脩起居注進
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雱同脩三經新義又知諫院
為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
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為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
去新法必揺作書徧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
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
之政守之益堅議罷制科馮京爭之不得弟升卿無
學術引為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
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隱

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己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諂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韓絳為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承禧論其惡鄧綰又言其兄弟強借秀州富民錢買田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為軍每戰則以蕃部為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

始合之為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
具條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
老將也爭之力奏斥之蕃部歷全屯將入寇惠卿以
近世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掖邊啓師于東郊
遂趨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俄丁母憂詔
於本奉外特給五萬惠卿更請添支萬五千御史劾
之將下楊州取奉曆帝曰惠卿固貪冒然嘗為執政
治之傷體姑責以義可也但削其誤奉惠卿猶自辨
御史又論其方居喪不應有言詔勿問元豐五年加
大學士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云陝西

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為形勢而已帝曰如惠卿言是為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即位勑疆吏勿侵擾外界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夏人遂寇鄜延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王安石强佷傲誕於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賴先帝仁聖每事裁抑不然安常守道之士

無噍類矣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及勢力相軋化爲敵讎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爲大惡乃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訓詞天下傳誦稱快焉紹聖中復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

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備米脂諸砦以
備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
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
去遂陷金明惠卿求詣闕不許以葆威戎威羌城加
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
節鎮南因曾布有宿憾徙為杭州而用范純粹帥延
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布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
大名數歲又以上表引喻失當還為銀青光祿大夫
令致仕崇寧五年起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坐其子
淵聞妖人張懷素言不告淵配沙門島惠卿責祁州

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為醴
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始惠卿逢合安石
驟致執政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上
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
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敢引
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起家至職方
郎中致仕用惇貴累官銀青光祿大夫年八十九卒
惇豪雋博學善文進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委敕而出
再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

臨絶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召試館職王陶劾罷之熈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為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時經制南北江群蠻命為湖南北察訪使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群蠻苦其酋剥刻謀内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群蠻歸化朝廷遂以事屬惇惇募流人李資張竑等往招之資竑淫于夷婦為酋所殺

遂致攻討由是兩江扇動神宗疑其擾命安石戒惇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燁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為然專委於燁安石主惇爭之不已既而燁得蠻地安石恨燁沮惇乃薄其賞進惇修起居注以是兵久不決召惇還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三司火神宗御樓觀之惇部役兵奔救過樓下神宗問知為惇明日命為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為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朱服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服為所

白惇父冐占民沈立田立遮訴惇惇繫之開封坐二罪罷知蔡州又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豐稷奏曰官府肇新而惇首用非稽古建官意稷坐左遷諫官趙彥若又疏惇無行不報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駮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其略曰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熈寧之初遽改免役後遂有弊今復為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後悔呂公著曰惇所論固有可取然專意求勝不顧朝廷大體光議既行惇憤恚爭辨

簾前其語甚悖宣仁后怒劉摯蘇轍王覿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為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識者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雇乳

媼事又以文及甫誣語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有逆謀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十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之惇用邢恕為御史中丞恕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主立子常山王演託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皆欲誣

宣仁后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贈遵裕奉
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為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
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
惇與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
英宗廟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
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祕獄託以左道廢
居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節惇
又結劉友端相表裏請建劉賢妃於中宮初神宗用
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聞
永樂之敗神宗當宁慟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

本其意專務懷柔外國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惇以為蹙國棄地罪其帥臣逐用浅攻撓耕之說肆開邊隙絶夏人歲賜進築汝遮等城陜西諸道興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己欲塞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優立賞邏告訐之風浸盛民有被酒狂謗者詔貸其死惇竟論殺之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

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
策立端王是為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
靈轝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
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
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
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
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問舍于是民民曰
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
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稔惡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
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仕

潘源寫

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柰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為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為辨誣論見者哂之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鞏同登第調宣州司戶參軍懷仁令熙寧二年徙開封以韓維

王安石薦上書言爲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八曰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舉責吏課敘宗室修武備制遠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疏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爲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人窺伺間隙巧言醜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誠推赤

心以待遇君子而厲其氣奮威斷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曉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則何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執布欲堅神宗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故驟見枝用遂脩起居注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神宗頗悟布遂為安石條析而駁之持之愈固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市易掊克之虐大槩以為天下之財匱乏良由貨不流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幷之家巧為摧抑故設市易於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低卬其價使高於兼幷

之家而低於倍蓰之直官不失二分之息則商賈自
然無滯矣今嘉問乃差官於四方買物貨禁客旅無
得先交易以息多寡為誅賞殿最故官吏牙駔惟恐
裒之不盡而息之不夥則是官自為兼并殊非市易
本意也事下兩制議惠卿以為沮新法安石怒布遂
去位惠卿參大政置獄舉劾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復
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
進直學士知秦州改歷陳蔡慶州元豐末復翰林學
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為政諭令增損役法布辭曰
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

可為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真定河陽
及青瀛二州紹聖初徙江寧過京留為翰林學士還
承旨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初章惇為相
布草制極其稱美冀惇引為同省執政惇忌之止薦
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贊惇紹述甚力請甄賞元祐
臣庶論吏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惇遂興大獄陷正
人流貶鐫廢略無虛日布多陰擠之掖庭詔獄成付
執政敵罪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
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於是死者三人惇以士
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

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謚勿毀墓仆碑布以爲
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
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
意蓋欲傾惇而未能會哲宗崩皇太后召宰執問誰
可立惇有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徽宗立惇得
罪罷遣中使召蔡京鎖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
徽宗意祈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
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
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拜布右僕射其制曰東西
分臺左右建輔忠彥雖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

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乃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召蔡京為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陳佑甫為户部侍郎京奏曰爵禄者陛下之爵禄柰何使宰相私其親布壻陳迪佑甫子也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溫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不悅而罷御史遂攻之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京積憾未已加布以贓賄令開封呂嘉問逮捕其諸子鍛鍊訊鞫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

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嘗薦學官趙諗而諗叛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湟州責賀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戶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元年卒于潤州年七十二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文肅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上書論學制召對擢監察御史哲宗初政許察官言事諫議大夫孫覺請汰其不可者詔劉摯推擇罷惇為利州路轉運判官歷夔州湖北江東三路紹聖初召為國子司業三遷諫議大夫章惇蔡卞造同文謗獄

使蔡京與惇雜治二人肆其忮心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交通陳衍之徒變先帝成法懼陛下一日親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爲傾搖之計於是蹤隔兩宮斥隨龍內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廢顧命大臣以翦陛下之羽翼縱釋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爲馬比詢究本末得其情狀大逆不道死有餘責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惇京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帝爲誅衍錮摯燾子孫還御史中丞劉后之受冊也百官仗衛陳于大庭是日天氣清晏惇巍立班中

倡言曰今日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
姦佞又鞫鄒浩事檄廣東使者鍾正甫攝治之于新
州士大夫或千里會逮踵蹇序辰初議閲訴理書牘
被禍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爲二蔡二惇之謠徽宗
雅惡之鄒浩還朝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
曰立后大事也御史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爲
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請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
旣往之善惇乃詿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
自惇始乃以寶文閣待制知潭州尋放歸田里蔡京
爲相復拜工部侍郎兵部尚書崇寧初同知樞密院

卒贈特進長子郊後坐指斥誅流其次子邦於涪而
追貶惇單州團練副使其祀遂絕人以爲惇平生數
陷忠良之報云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姦臣二

蔡京 弟卞 子攸 脩　趙良嗣 張覺 郭藥師附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舒州推官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為序卞乞班京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

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荊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鄆永興軍還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不同十年間京再莅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卞拜右

丞以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文及甫獄起命京窮治京捕內侍張士良令述陳衍事狀即以大逆不道論誅幷劉摯梁燾劾之衍死二人亦貶死皆錮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京覬執政曾布知樞密院忌之密言卞備位承轄京不可以同升但進承旨徽宗即位罷為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京畢史事踰數月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侍瓘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頗怏怏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

累月京與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幛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太學博士范致虛素與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道其平日趣向謂非相京不足以有為已而宮妾宦官合為一詞譽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學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

法立制先帝繼之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鄉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頓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條例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澥錢遹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倣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榷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

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嘗齎持數十萬緡一旦化為
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縊死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
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縡諸
弟御史沈畸等用治獄失意竄削者六人陳瓘子槖
以上書黥置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猺叛殺溆
浦令京重為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
行且不令質究本末荊南守馬瑊言有生猺有省地
猺今未知殺者為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不能無枉
濫將之奇知樞密院忤京意白言瑊不體國京罷
瑊命舒亶代之以勦絕羣猺為期西收湟川鄯廓取

牂牁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
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
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己建澶鄭曹拱州為四
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為郡守
禁卒于掫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
手中外莫敢議累轉司空封嘉國公京既貴而貪益
甚已受僕射奉復創取司空寄祿錢如粟豆柴薪與
傔從糧賜如故時皆折支亦悉從真給但入熟狀奏
行帝不知也時元祐群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
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

門又自書爲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熈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五年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巵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者甚衆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

矣倘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
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執五
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
所建置一切罷之京免為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
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
土躐拜太尉受八寶拜太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
致仕猶提舉脩哲宗實録改封楚國朝朔望太學生
陳朝老追疏京惡十四事曰瀆上帝罔君父結奧援
輕爵禄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箝臺諫熾親
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遠略乞投畀遠方以禦

魑魅其書出士人爭相傳寫以爲實録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蠹國用託爵禄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圜土聚徙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事先是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數劾京未允至是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京之去也中外學官頗有以時政爲題策士者提舉淮西學士

蘇棫欲自售獻議請索五年間策問校其所詢以觀向背於是坐停替者三十餘人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己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繇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為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為王省

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
御史黃葆光論之 立竄昭州援故吏魏伯芻領榷貨
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
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每為
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
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
定命寶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
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不
聊生而京僩然自以為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
上寵媚召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偪側之狀貫俱聽

命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靡高廣相夸尚而延福宮景
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艮嶽矣子攸儵脩攸子行皆
至大學士視執政儵尚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賚予
無算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厮養居大官媵妾封夫
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
年以朱勔為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
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且代
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
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
兄韓梠為戶部侍郎媒糵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

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之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之京力丐免特勒停侍養而安置韓梠黃州未幾褫條侍讀毀賜出身敕而京亦致仕方時中等白罷條以撼京京殊無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為作三表請去乃降制從之欽宗即位邉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天下罪京為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姦惡

乃以祕書監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
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京天
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為固位計始終
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
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柅之
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廉恥燕
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
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
即家為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得美官棄
紀綱法度為虛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

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
典刑為恨子八人儵先死攸翛伏誅絛流白州死鞗
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
女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為國子直講加集賢校
理崇政殿說書擢起居舍人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
職不久皆以王安石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
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
其名卞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馳車典客者曰此君所乘
蓋異禮也使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

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
吏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為中
書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
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録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
索審訂重行刋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詔從之以
卞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録命從子
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卞即防家取以上因芟
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修實録正史於是呂大防
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
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

吳本中刪

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卞尊私史以厭宗廟之罪伯雨言卞之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

四百十个

矣何用禮法官議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菲語言被罪者數千人議自下出四也鄒浩以言忤旨下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為中太乙宮使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湟鄯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

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
貴賤斟酌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
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祿大夫求年竟為帳下執去以
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讐任伯雨所言曲晉辨
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
公王氏所行為至當兄睨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
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為陝西制
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
對卞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貫略無所長異
時必誤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

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下素與之游
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為大士坐降
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為侍讀進
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
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高宗即位追責為
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
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
左右知為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記其人遂有寵
崇寧三年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除祕書郎以直祕

閣集賢殿脩撰編脩國朝會要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脩六典提舉上清寶籙宮祕書省兩街道録院禮制道史局官僚合百人多三館雋游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懵不知學士論不與初置宣和殿命為大學士賜毬文方團金帶改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先逐其黨劉昺劉煥等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

入邇起握父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絛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

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咎端自攸與美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留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進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王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既而悔之但進太保徙封燕帝欲内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承遂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始責貴為大中大夫繼而安

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泆載籍所無當竄諸海島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翛初以恩澤為親衛郎祕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時翛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其客傅墨卿孫傅等復語之曰天下事必敗蔡氏必破當亟為計翛心然之密與攸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然皆蓄縮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尋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宗立翛上募兵陝西策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知京兆

府計垂就攸忌其功成會金破濬州徽宗南幸攸假徽宗旨請儵守鎮江攸資政殿大學士或謂儵前計已乖宜勿行儵幸得去不復辭流言至京師謂將復辟於鎮江帝趣迎上皇還而責儵昭信軍節度副使攸之誅也御史陳述且行帝取詔批其尾曰儵亦然於是併誅宏者京族子也性獝妄善談鬼神事當承門蔭固推與庶兄宗族稱為賢崇寧初京黨以學行脩飭聞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注皆著道士服召入謁累官拜給事中兼侍讀京去位為言者所攻以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言者復論其不學無文結豪民

規厚利持道家吐納之說以為論思侍立集英瞋目
自若為不恭遂奪職陳正彙上京變事置獄京師具
陳在杭州時日聞宗盛言京有後福獄上詔削其籍
京復相徽宗戒毋得用宗但復集英殿脩撰旋還待
制提點洞霄宮宣和中卒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為遼國大族仕至光禄卿行
汙而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
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
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即獻策曰女真恨
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

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
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
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徽宗召見
問所來之因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
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
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
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祕書丞圖燕之
議自此始遷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加右文殿脩撰
宣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國見其主阿骨打議取燕雲使
還進徽猷閣待制自是將命至六七頗能緩頰盡心

與金爭議進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
學士提舉上清宮官至光祿大夫良嗣言頃在北國
與燕中豪士劉範李奭及族兄柔吉三人結義同心
欲拔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為約俟他日
功成即掛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徼富貴
也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而集顧前日之約豈可
欺哉願許臣致仕使得買田歸耕令有識者曰此平
燕首謀之人得請閑退天下義事也不然則臣為敢
欺神明何所不至允三上章詔不許既而朝廷納張
覺良嗣爭之云國家新與金國盟如此必失其歡後

不可悔不聽坐奪職削五階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
舜陟論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
禍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竄柳州詔廣西轉運副
使李昇之即所至梟其首徙妻子于萬安軍
張覺平州義豐人也在遼國第進士為遼興軍節度
副使鎮民殺其節度使蕭諦里覺撫定亂者州人推
領州事燕王淳死覺知遼必亡籍丁壯五萬人馬千
匹練兵為備蕭后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入
燕訪覺情狀於遼故臣康公弼公弼言彼何能為當
示以不疑乃以為臨海軍節度使任知平州遼相左

企弓等將歸東粘罕欲先遣兵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趣之叛也我請使焉而覯之遂往見覺覺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道其語粘罕信之升平州為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企弓公弼與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時燕民盡徙流離道路或詣覺訴公弼企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能免我者非公而誰覺召僚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於松漠金人所以急趍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能仗大義迎故主以圖興復責企弓等之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

南朝宜無不納儻金人西来内用營平之兵外藉南朝之援何所懼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乃殺企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繪天祚像於廳事每事告而後行呼父老諭曰女真讐也豈可從指其像曰此非汝主乎豈可背當相約以死必不得已則歸中國燕人尚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徙民歸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説王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覺文武全才若為我用必能屏翰王室茍為不然彼西迎天祚北通蕭幹將為吾肘腋患矣安中深然之具奏于朝

願以身任其責令安弼黨詣京師徽宗以手札付詹
度曰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違金人昨
所以不即討覺者以兵在關中而覺抗榆關故也今
既已東去他日西來則覺蕞爾數城恐未易當為今
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數誘致之諷令內附
宣和五年六月覺遣書至安撫司云金虜恃虎狼之
強驅徙[illegible]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緬想
大朝亦非得已遺民假道當管寃痛之聲盈於衢路
州人不忍僉謂宜抗賊命以存生靈使復父母之邦
且為大朝守禦之備已盡遣其人過界謹令掌書記

張鈞參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金人聞覺叛
遣闍母國王將三千騎来討覺帥兵迎拒之于營州
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于門有今冬復来之
語覺遂妄以大捷聞朝廷建平州為泰寧軍拜覺節
度使以安弼黨鈞敦固皆為徽猷閣待制宣撫司犒
以銀絹數萬詔命至覺喜遠出迎金人諜知舉兵来
覺不得返同其弟挾所被詔敕奔燕母妻先寓營州
為金人所得弟聞之亟往降獻其詔敕金人圍平州
覺之從弟及姪固守金人以納叛為責且求餉粮凡
攻擊數月州民數千潰圍走莫肯降金人既平二州

始來索覺王安中諱之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去
金人曰此非覺也覺匿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
我自以兵取之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
覺語殊不遜既死函首送之燕之降將及常勝軍皆
泣下郭藥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金人
終用是啓釁云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也遼之將亡燕王淳募遼東饑
民為兵使之報怨於女真目曰怨軍藥師為之渠首
明年其兩營叛藥師殺叛者羅青都統蕭幹留二千
人為四營以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甄五臣為將淳

建號於燕改怨軍為常勝軍擢藥師至諸衛上將軍涿州留守淳死蕭后立蕭幹專國人貳宣和四年九月藥師擁所部八千人奉涿易二州來歸詔以為恩州觀察使王師北討劉延慶與幹軍于盧溝藥師曰幹以全師抗我燕城必虛選勁騎襲之可得也延慶遣藥師與諸將帥兵六千夜半渡河倍道而進質明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納燕人降而盡殺契丹雜虜藥師遣人諭蕭后使趣降后密詔蕭幹還戰於三市藥師失馬幾為所擒遂以敗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十二月拜武泰軍節度使五

年正月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詔入朝徽宗禮遇
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
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廷下
泣言臣在虜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
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
絕燕人之望變色而言曰天祚臣故主也國破出走
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
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
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
吾功汝輩力也即翦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蕭

幹犯塞藥師破其衆於峰山生擒阿魯大師獲耶律
德光尊號寶劒檢塗金印幹尋為部下所殺策勳加
檢校太傅初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與藥師同知藥
師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
從加以常勝軍肆横藥師右之度不能制告于朝廷
慮其交惡命度與河間蔡靖兩易靖至坦懷待之藥
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安中但諂事之朝廷亦曲徇其
意所請無不從良械精甲多遣部曲貿易他道為奇
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於是譽言日聞專制一路增
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衽朝論頗以為慮亟拜太

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燕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金使賀天寧節歸送伴使見藥師兵遇之於道金使為之斂馬引避鄉兵或持矛揭取其羊鞍皆不敢爭奏言藥師威聲遠振攸益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

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輙不省七年十二月詹度言藥師瞻視不常趣向懷異蜂目烏喙怙寵恃功逆節已萌凶横日甚今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興禍不遠願早為之慮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破檀薊至玉田蔡靖遣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出禦其夕令徽遁歸靖與部使者詣藥師計事藥師欲降靖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刎藥師抱持之并諸使者悉鎖于家斡離不及郊藥師率軍官迎拜遂從以南叛報至帝猶祕其事議封為燕王劃地與之使世守而已無及斡離不至慶源聞天子內

禪欲回軍樂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趍
趍京城詰索宮省與邀取寶器服玩皆樂師導之也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一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130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181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7
SS号=12460485
DX号=000007545538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30&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